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卷第一結

惣攝頌曰

大唐三藏法師

制譯

舍利子出家并外道二人及駝鳥少兒
阿羅漢病女

別攝頌曰

舍利子出家許受迦圖法調伏謂小軍
外道并五種

今時有占波國王名曰央伽復有隣國
摩揭陀王号大蓮華兩境相接並皆
人民熾盛豐樂安隱兵馬精強手相
攻伐一得一失已歷多年後於異時
其央伽王以國充人實進計舊怨即
繕甲治兵盛興軍旅試期擔眾共來
誅滅于時邊人先覺馳使報王其王
既聞出師禦捍交兵對戰蓮華敗績
執軍入城閉關固拒時央伽王志在
平赴遣使報曰若也出降為善如其
不者終不相容假使騰空飛羅掩取
設令入水沉網牽來乃至登山竄林
亦無逃路其蓮華王聞已大懼即告
羣臣曰今央伽兵威嚴使又來國難
既深何方免釋諸臣答王說伽他日
有王便有國無王國不存國破可還興

命殞終難續國命兩相違 人應善護命

國破還成立命折更難期

時諸臣等勸王出降王從其義便自
縊頸詣央伽慶相與立盟永供輸稅
其事既畢遂即放還

今時菩薩在觀史天宮觀察世界有
五事具處將欲下生時六欲諸天辦所應辦
於迦維羅衛國閼頭檀家三摩耶
夫人胎中乃令獲大吉祥見菩薩作
日象形降神母胎當此之時大地震
動光明晃耀袂奪金色周遍世界過
日月輪乃至上極三十三天朗然洞
徹一切幽暗無不皆除設使日月威
光先所遺漏不自分辨長慶時真一
遇神光普皆相見然聖人示相非世
間所知于時有四大國王第一王舍城
有大蓮華王第二室羅伐城有摩羅
大王第三鄒舍尼城耆多弥大王第
四驕奢弥城阿難多弥弥大王此之
四王當菩薩降生之日各於內宮俱
誕太子其大蓮華王以誕子遇光便
謂子瑞作是念言我子威德如日出
時我子威光能照世界以其光影殊

勝用表休祥因遂名為影勝太子

時摩羅大王亦同彼王以彼光明而
為子瑞便作是言我今此子初生休
微殊勝光明遍滿國界清夷可貴
德立名因遂名為勝軍太子

時耆多弥王亦同彼王將為子瑞而
作是言我子有德出現光明宜可立
名表彰休祥因遂名為出光太子
時阿難多弥弥王亦同彼王以為子
瑞而作是言我子誕生如日初出揚
光破暗光輝轉昇用表嘉祥因遂名
為日初太子

今時四國王等各為子標瑞立名
咸悉不知並是釋迦菩薩大威神力
之所顯現然諸王子並久積勝因有
大願力各將眷屬隨聖來生所以
影勝應期亦是異人開出遂使初生
之日五百大臣皆生一子隨其族姓
而為立名其影勝太子置八乳母而
保養之日就月將如蓮華出水其所
習學經書技藝曆數竿計及一切剎
利灌頂王法無所不解更復留心工巧
之慶及調象馭馬乘車等法寧弓走

箭搭索之方擊劍治瘡術皆盡四種明處貫練無遺并五百大臣之子亦悉通達後於異時太子監國因於暇日乘象遊行乃見人闇微殺賊稅便問從者此輩何故有所徵求答曰彼是隣國夾知王使遠來收索太子問曰我國何故輸稅與他答曰久來若此是時太子即口使人問曰彼國是剎利灌頂王我國亦是剎利灌頂王統化不同人民各異何緣越國踰限就此徵求宜可即還從茲永絕其使聞已便作是念今此太子稟性剛橫意欲達盟令我空返我等今者可就大蓮華而為徵索既見王已還勅依舊徵收太子却歸還達此使如前徵索不止太子告曰我已發遣何得尚留即還為善若不去者必加嚴罰諸人懷懼相率俱還至國具奏王知其影勝太子為人橫暴達盟負信不受徵科幸願大王早為先策如其不允恐招後患時王即以加他答使臣曰

樹木在萌芽 爪甲便能斲 扶疎太速也

戰國策卷之六

第二派 野

斥芥莫能擄

今時夾知王大怒便發使致書大蓮華王曰影勝逆命繫頸送來若不照者我當自往就彼屠戮且知朕意達華聞已君臣恐懼唯憂亡國便曰影勝責其違非并遣與書影勝自言彼是剎利灌頂王我國亦是剎利灌頂王境界各殊何緣供稅唯願大王與我四兵自共對夾特達華王即自思付知其影勝堪謀大事遂乃復書夾知王曰辱書賜追影勝仍令繫頸馳送將來但我此子欲令紹繼先王嚴告雖加未敢從命大王必欲雄力掩覆猛氣相陵橫野列兵惟知待罪夾知被奏忿怒非常便勒合國徵兵鍊磨器撤戎將親往破滅達華誅斬影勝遂興萬眾千軍兵馬騰躍旌旗蔽地鍾鼓聒天直入摩揭陀國時達華大怖即召影勝付授四兵于時太子既受王教率大臣子而宣令曰夾知與國宿讎我今報復殺賊入境行濟盡謀汝等世積功勳受國恩寵何方助我破賊安人答曰某等雖無計略敢竭

戰國策卷之六

第五派 論

股肱侍從太子今時影勝說他日治國養黎人 應富善守讓 為他所侵棄

萬姓失歸依

是時太子告諸人曰汝等同心共力鼎護於我作是語已乃令三軍兵馬咸發時大蓮華王登高樓上與諸侍衛前後圍遠觀望眾軍謂諸臣曰此是誰兵答曰此是影勝太子兵王曰汝等應知兵眾甚大宜可為兵眾影勝其中說稱此是大梯影勝如是種種譽美太子威德威相

今時太子告諸人曰吾聞善戰者不勞軍陣今夾知王有大兵馬其數甚多不可爭鋒致傷我眾揣謀秘次擒獲為先即募驍雄伺其無備遂殺夾知三軍六師一時退散爰整兵士逐北前臨彼國之人不知王死安城固守時影勝太子即令鎗彼王頭示於城內仍宣令曰此是汝國夾知王頭汝等可急開門若不令者同時喪命眾聞大怖即為開門諸有大臣繫頸歸款所有百姓无不順伏是時影勝太子既入城已遣使問秦還白父

戰國策卷之六

第六派 論

王幸承大王威嚴巨人盡力央伽逆
命今已斬除合境無虞遠安近肅蓮
華聞已慶悅無量即以種種衣服璫
珞嚴身之具及七寶蓋送與影勝即
便令彼占波為王以代夫伽其國百
姓因共号為影勝大王後時聖德
神功通被幽顯人民豐樂殺賊屏除
威德嘉聲流布遐邇後於異時連華
王崩摩揭陀國諸群臣等皆哀請還
統治本國是時影勝即以占波國事
付彼舊臣嚴駕星馳赴象歸國服制
既畢繼繼父王以法化人風調雨順
百穀豐熟地廣又安立德轉高勝國慕
化無諸怨賊余時中方有一婆羅門
子欲學法術遍行諸處漸至南方其
南天竺有大婆羅門名曰地師善明四
論世号大師即便詣彼師所頂礼其
足又手自言我於師所為弟子禮彼
即問曰欲何所學答曰我今學四明
大論師曰任隨所學即便學諸事法
婆羅門法每月三日諸事皆悉不作
或時洗浴或入城市或火中燒木既
到是日詣婆羅門子共往取水飲燒

毗奈耶出家事

第七卷

隨路而去便即相問種姓生處犢子
等四姓隨一而說復相問言汝是何
方一即說言我是東方或有說言我
是南方或有說言我是西方或有說
言我是北方復作是言彼諸國士我悉
見聞即知他日
智慧出東方 兩舌在西國 敬順生南國
惡口居北方
婆羅門子等作如是言諸處悉知不
知中國如何諸弟子等詰其師曰鄒波
馱耶我今欲往中國見彼國王復欲
於彼水中洗浴承事衆礼彼方諸師
彼國論師我欲伏之我名稱必遠
知聞多獲珍財而為利益彼婆羅門
於弟子處甚生愛念所有衣物分給
弟子資緣既辦共往中國隨路而行
或有諸餘智人來者與其言論悉得
勝或有得服以瓶盛反打其頭上或
有諸人來學騎術弓箭戰具咸悉教
之或有諸人以香花等幢幡寶蓋而
來迎之復有無量諸人皆悉來至而
師事之漸漸遊行所經諸國城邑村
落悉皆得勝乃至中國時婆羅門作

毗奈耶出家事

第八卷

是念曰我聞諸有智人並在王門我
等今日亦應往彼而當伏之猶如何等
辭如大樹根及枝葉我所經諸處論
議得勝者由如枝葉若於王邊而得勝
者由如罰根我今宜往王所即便往
去既至其所祝願王曰長壽無諸灾
障立住一面而白王言我於師所承
得少多學問願欲與王國內諸師共
為談論王即告曰任自隨意王又告
諸臣曰我此國中有如是婆羅門能
與彼人論議不諸臣答曰有那羅村
中婆羅門解四明論智慧如火教自
造論題名摩叱羅王曰喚彼鄒波馱
耶來大臣依命請至王所同前祝願
王即告曰汝能與彼婆羅門於我前
論議不彼答曰承王威命盡其力能
敢為酬對當即依法作畢婆羅門邊
施座王即勅曰誰當先與大臣答曰
客婆羅門名曰地師可令先首彼既
先與誦五百頌已便住默然時摩叱
羅覆誦其頌出多過失即便告言其誦
言義甚不相當不合道理地師聞已
便即默然元所言說論議之法默然

毗奈耶出家事

第七卷

不答便是隨負王告臣曰誰為得勝誰是不如大臣答言摩訶羅論議得勝其王心悅作如是言我國界內亦有如是聰明大智慧人王問鄒波馱耶住何聚落答曰那羅村王即賞賜那羅村任便受用世人常法悉欲求樂有諸婆羅門女比求夫婿竟未能得時摩訶羅便於自類取妻共住歡娛不久乃生一子廣為設會其子體長便與立字名為長體以種種供給養育漸漸長大教其藝業所謂筆計手印婆羅門行先淨取灰取土讚歎四蘇陀書祭祀讀誦施受六種悉得成就後於異時復說一其女眼目如鸚鵡鳥諸親會集建立名字為鸚鵡其女養育漸長成已父教文字論義之法後於異時共兄論義互相擊難妹得勝時父告子言汝是男子被女論勝我若無後所有受用必輸失他於後有南天竺國有婆羅門童子名曰底沙善明無後世論為求法故從南方來至摩訶羅所禮其足已白言大師我欲於鄒波馱耶處學問問曰

欲學何藝自言欲學無後世論報曰任汝所作既受法已若放學時論說之事如前實說其童子底沙後在王前共師論各立兩宗此摩訶羅最為年尊可應先舉其摩訶羅便作是念彼婆羅門子新學論成恐難不得今應捉彼錯處作是念已時摩訶羅即先舉出長五百頌彼婆羅門子復頌答已便捉過失此是非言此言非類此說不可彼遂默然而住凡論難不如元言答者是為隨負于時國王問大臣曰此誰得勝臣曰王曰底沙婆羅門為勝時王告言勝者賜其村邑時諸大臣前白王言若求論難得勝即賜村邑其摩揭陀國不父想盡應取摩訶羅村與彼受用時王告言如是即奪摩訶羅受用所封與彼底沙其摩訶羅即命妻曰賢首宜速裝束往詣餘方其妻問曰何故時夫答言我久承事國王今論難之時不讓於我奪我村邑其妻裝束欲去時諸親族既聞此事即來問曰鄒波馱耶何故裝束答言我久承事國王論難之時不

護於我是故餘去親族報言此住甚好於親族中請住於此彼即頌曰本國被人欺外國住東勝不被欺之處是本國親族時底沙婆羅門間已報言鄒波馱耶我是客人望佳即去其邑受用還當相與時摩訶羅雖蒙恩惠亦不肯住底沙又言且宜在此分取半邑我亦取半報曰善哉摩訶羅即命妻曰賢首我久承事國王不讓於我今底沙極大恩造與我半邑我以此女與彼為妻妻曰待長子俱娶耻羅其父即命子曰教父事王於論難時不能護我此底沙婆羅門有大恩惠分半邑與我今嫁舍利與彼為妻子白父言此之底沙是父怨讎奪邑將去豈合為親父便報曰汝是愚癡無所識知父母正意予不敢違即依礼法嫁女與彼底沙時俱娶耻羅便作是念我今被欺但由少學寡聞然此底沙婆羅門為解無後世論今時得勝我亦應學作是念已即問諸人何處方國明解無後世論有人報曰南方東善彼即漸

次而行至南天竺遍問國內誰明無
後世論有人報曰某甲梵志彼既聞
已即詣梵志履曰言尊者我欲事仁
為師願哀納受彼師即問言欲求何
事答曰欲學無後世論梵志報言我不
教授俗人居士彼即答言若如是者
我今出家梵志即與出家便自要期
我若不解此論者終不剪爪既漸
長時人皆号長爪梵志于時舍利與
底沙婆羅門歡娛欲樂時有淨天久
種善根當受寂後身不樂生死專求
便於舍利腹中受胎當受胎時其母
夢有人持炬入已腹中復登大山騰
在虛空又見大衆而禮已身是時舍
利於夢覺已即向夫說如是等夢其
底沙婆羅門雖解夢書不聞此事即
往明解夢書婆羅門履說言我妻昨
夜作如是夢彼即答言其夢甚善婆
羅門記曰當生善子年至十四即能
善誦天帝等論復於一切論難問答
得為最勝所言登大山騰虛空衆禮
等者當得出家有大威德成就大戒

法華經疏卷第一

第四十四

天人所敬作是記已後於異時底沙
婆羅門而與舍利論難舍利得勝時
底沙作如是念昔時論難我已得勝今
時不如此有何緣復作是念此應由
胎是彼威德乃於後時十月滿足生
一男子形貌端嚴色相具足身紫金
色頂圓若蓋垂手過膝額廣平正鼻
高脣直廣說如餘乃至宗親集會欲
與立字當作何名父曰此兒宜可將
詣外翁當與立字既至翁處自言大
翁此子當立何字其翁告曰既是底
沙之子宜可名為鄒波底沙使將兒
還底沙問曰子立何名報曰名為鄒
波底沙于時底沙便作是念此子既
與父族為名我今更與母族為名
舍利子時人或云舍利子或云鄒波
底沙即以孩兒付八乳母時再養育
以上乳酪及以醍醐而供給之速得
長成如蓮出水既漸長大今修學業
世間技藝悉皆通達四聲隨論想盡
在懷至年十六善解帝釋聲明能伏
他論後於異時遂於父前誦薛陀等
論子自父言向所誦者是何義趣父

法華經疏卷第一

第四十四

曰我今不知答曰此所誦者是古昔仙
人所作讚誦時人雖不知義仙人讚頌
非無義理其舍利子學既勝於諸人
其父先有五百弟子悉歸舍利子今
時舍利子教諸弟子所有明論無不
周悉
今時林園聚落有一大臣名目形影
於此而住大富多財受用豐足娶妻
雖久子無子息常希男子在處祈求
所有山林樹神無不祈請如是廣說
時有寂後生人從天沒已未說母腹
廣說如上既誕子已廣說親會欲立
名字諸人報言既是天抱將來可名
天抱亦名目軋連時彼長者即以孩
兒付八乳母養育長成如蓮出水乃
至廣說六種法事四聲隨論悉皆通
達時彼天抱教五百弟子學罷之時
五百弟子誦讚入城其鄒波底沙諸
弟子等亦誦讚入城今時底沙弟子
報目連弟子曰仁等何故錯誦論文
彼問如何復問仁等於何處學答曰
我之師主猶如日月具一切智在林
園聚落有大臣子名目軋連我於彼

法華經疏卷第一

第五十五

學鄒波底沙弟子學問具足無有畏懼情懷喜悅即往親教師邊師既見來問曰何故喜悅答言無事師即以頌曰

所有內情意 亦應唯可知 聲色根形知隱不可得

說是頌已告弟子曰必應有事時諸弟子以緣具說師即報曰彼所誦者是我迴文並皆不錯弟子聞已默而不喜

今時目乳連弟子等往詣師處悉皆不喜師見問曰何故不樂答曰無事師即報言必應有事何故不說是時弟子以緣具說師言彼所誦者然彼師主聰明智慧所是長論短論便文引文極其巧妙今時二師互相知聞欲求相見時鄒波底沙詣其父所自言我欲暫往林園聚落父問何故答言彼有大臣名曰形影有子名為俱哩多我欲相見父曰彼人智慧可勝於汝子報父曰智慧不勝然彼大富多財衆人歎美時鄒波底沙說他日年長是爲尊 多財亦尊 若有多聞者

咸共尊承事

父問子語而告子曰彼若來此當可教授不應往就時俱哩多詣父自言我欲往那刺陀聚落父言何故子白父言彼有婆羅門名曰底沙有子名鄒波底沙欲往相見父告子曰彼富於汝子言不當於我然彼智慧勝於我故時俱哩多說他日

年長是爲尊 多聞亦尊 若有多財者咸共尊承事

父告子曰彼若來此應與財物不應往就後於異時王舍城中有大節會時王常法教自往詣或使太子王有別緣不獲自出即遣太子末生怨去出城遊戲于時形影聞太子出遊便作是念影勝王死末生太子當繼王位我俱哩多承事爲臣作是念已而告子曰汝可往彼遊戲之慶安四高座所爲王座大臣座皆聲座婆羅門座復告子曰汝宜於大臣座上坐聞父語已即詣往坐是時底沙亦聞影勝王遣太子出城遊戲即告子曰汝應往彼看四高座汝將瓶鉢及以錫

枚置第三座汝於第四高座上坐曰

出曰設所有論師非與汝等子聞依教即詣往坐時諸人等種種音樂歌詠讚歎鄒波底沙默然而住諸人見已各相謂曰此人必應大愚非愚大智所以默然時諸音樂悉皆停住于時俱哩多問鄒波底沙曰汝見音樂歌詠人不答曰我整內觀不見斯事報曰不見耳可不聞鄒波底沙以伽他答曰

死度簡作樂 今衆有歡喜 无常急若輪智者知非樂

時俱哩多及以衆人聞說頌已便即問曰汝是鄒波底沙不報曰大衆當知我是鄒波底沙即問俱哩多曰汝見如上音樂等不答曰不見又復報曰汝貪內觀耳可不聞時俱哩多以伽他答曰一切瓔珞等莊嚴身受重作憐動形軀皆是虛誑攝歌詠作戲者譬如彌叫聲此等皆無常思之有何樂今時鄒波底沙告言汝是俱哩多耶衆人答曰如是鄒波底沙報曰我爲汝來共汝出家俱哩多答曰所爲

諸祭祀及祭祀火神求福修善行斯其果報皆在手中家是大臣之種我常乘象何為出家今時鄔波底沙說伽他日

樹若欲倒時 枝葉不相濟 死時亦如是受用不能救

余時鄔波底沙說伽他已告曰仁來同共出家答曰我問父母告言好去如是語時此俱哩多即至父所自言願父放我信出家從家出家其父告曰所為諸祭祀及祭火神法求苦修行所得果報汝今已獲復是大臣之子乘鳥之士當作大臣何為出家時俱哩多即於父前說伽他日

寧於林內樹皮衣 共獸同居食諸果不緣國事禁閑縛 智者不為地憚事

父聞頌已告曰唯汝一子如初月輪變之若此如前廣說凡是兒子皆依父母志願不移從汝出家既蒙許已于時同侶咸並到來時俱哩多即發勝心策勵身意往那刺陀村其鄔波底沙常樂靜在阿蘭若慶領諸弟子有五百人令誦梵靜神咒時俱哩

歌本出家家事卷第一

第十七章 詩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

多漸次而行至那刺陀聚落問諸人曰鄔波底沙今在何處村人答曰今在阿蘭若慶領五百眾誦梵靜神咒時俱哩多即往阿蘭若慶既相見已報鄔波底沙曰出家之事今正是時鄔波底沙曰仁得父命放出家耶答曰得也鄔波底沙語俱哩多曰仁今暫住我亦問父今我出家不俱哩多曰仁今去問何時得來答曰暫去即來鄔波底沙至父母處自父母曰今有啟請願垂哀愍我意欲求清淨出家父母報曰甚為善事如汝所願任汝出家今時鄔波底沙還至俱哩多慶自言俱哩多父母已聽來共出家又問眾人汝等父母放出家不眾人答曰已聽時俱哩多曰我問父母已淹日月仁作何計求去速還答曰汝家因緣厚重牢禁所以求遲我家累輕是故求早非但今日乃至五百生來曾已出家又常發願願當生處非貴非賤慶中而生緣此縛輕所以求速時俱哩多告眾人曰我宗高貴今欲出家豈得隨且共往王城問諸淨梵子時

歌本出家家事卷第一

第十八章 詩

六師外道在彼城中皆悉自謂俱得神通自在無礙其鄔波底沙俱哩多尋即問六師瞋刺擊曰行何法眼習何教法復得何果若持梵行獲何殊勝彼師答曰我如是見我如是說無與無愛無見無祭祀無善行無惡行無善惡業報異熟果無今世無後世無父無母無化生有情世間無阿羅漢正行正成就若見此世後世者於此自法證明神通說得圓成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唯受此生斷後世有命殤即壞四大共成假為人身是命斷時四大各歸本處第五空界諸根即轉將此死屍於林間焚燒既變為灰骸骨鎔色即無人也有知了已智者行施及受施者所是說有之人悉空妄說虛叫之言並皆愚夫若是智者了俱斷壞知無後身今時俱哩多及鄔波底沙作如是念此師住於非道行於非智仁者不應隨彼而學修行嶮道說伽他日

歌本出家家事卷第一

第十九章 詩

非法當云何

情樂劣法

善教若如是

第六七冊

二二二

說是語已當知彼是如擊空器擊已而去次詣末羯利瞿闍離子慶自言仁者行何法眼習何教法復得何果若持梵行獲何殊勝答曰我如是說如是見無因無緣有情受苦无因無緣得淨不由因緣自然得淨無因無緣有情無智慧無見無因無緣有情自然智慧有見無力無精進無丈夫無此力無我形無他形無我作無他作一切有情一切有令一切有類無處無居無觀文定正道有情歸依苦樂覺悟所謂六道眾生時俱理多及鄔波底沙作如是念此師住於非道棄於邪道智者遠離此是嶮道如是知已說伽他曰

邪解非善說

情樂劣法

正法若如此

非法當云何

作是語已如擊空器知非而去次往璚迦移毗刺知子慶自言仁者行何法眼習何教法復得何果有何殊勝修何梵行答言摩訶婆我於此處作如是見作如是說汝應如是為殺命故應如是作及教他作應以自燒及

毗舍離出家學經

第三三三

令他燒斫截害等亦如是作不與應取於欲應行妄語應作酒等應飲多積人山利刀應殺應剄為聚如是種種殺害無有罪業亦無有報於恒河南岸種種殺生於北種種設會祭祀無罪無福若行布施持戒精進等法及以四攝如不作者得大果報亦時俱理多鄔波底沙共相謂曰此說非理並是邪教應當恐怖智者遠離離作是語已說伽他曰

邪解非善說

情樂劣法

正法既如是

非法當云何

作是語已如擊空器捨之而去次詣阿而多難舍甘跋羅子慶自言仁者行何法眼習何教法復得何果有何殊勝修何梵行復得何果彼便答曰摩訶婆我有如是見如是說復有七身何等為七所謂地水火風苦樂及命彼皆無作無所作無化所化無有損害積聚安住猶如木梢更互相持彼皆不生無變易故至不相害若福若罪若以罪福若苦若樂若以苦樂若彼七中誰是丈夫能相殺害能殺所殺皆無主宰不

毗舍離出家學經

第三三三

壞世間命於六身居寂而住與六為主終無損害於中亦無能相害者亦無間諍無有悟者亦無發悟亦無憶念無有省者亦无表者無表示者凡有一万四千六百發趣度門以為上首復有五業三是應作二是所作亦有金業亦有半業六万四千觀屬六十中劫一百三十那剌迦諸報復有一百三十六病界四万九千龍眷屬四万九千妙翅鳥四万九千尼捷子眷屬四万九千外道眷屬七有名却七無名却七阿蘇羅七毗舍遮七七天居七人間七大地七小地七大夢七百小夢七大巖坑七百小巖坑七大悟七百小悟六端嚴生十增長以大丈夫此是八万四千大劫於中愚夫智者莫不流轉已而得苦盡然始解脫譬如以線纏繫重物從高擲下而轉線盡愚夫智者亦復如是經於八万四千劫中流轉生死至劫終已而得解脫於中若沙門婆羅門能作如是語我以此禁戒勤苦修梵行未成熟者令成熟其成熟者皆盡獲果作此說

毗舍離出家學經

第三三四

者無有是處然苦樂當住無有增減
不可得知我如是說了知生死是實
不虛作此說已時俱哩多及鄔波底
妙成作是念然此教師住於非道猶
如險路智者應當遠離於彼作是念
已說加他日

邪解非善說 情樂劣法 正法既如是
非法當云何

說是頃已如擊空器等廣說如前次
誦呪揭爛陀子處自言仁者行何法
眼作何教示有何殊勝有何梵行復
得何果答曰我如是見我如是說一
切有情所受果報皆由宿業過去惡
業今修梵行而得苦盡今修善業因
緣獲果更不造惡當得漏盡漏既盡
已告業俱盡此果既盡得至邊際今
時俱哩多鄔波底沙聞是語已便作
是念此師說者亦住非道猶如險道
智者應離說加他日

邪解非善說 情樂劣法 正法既如是
非法當云何

說是頃已如擊空器等廣如前說便
即捨去

毗奈耶律卷第一

第五五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卷第一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聖耶律律卷第一 第五五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卷第二 綺

大唐三藏義淨奉 制譯

此有度舍利目連緣

余時有教師名曰珊迦移即便詣彼
問諸人曰此教師何處宴坐其教師
先在房中聞是語已便作是念我久
在此不聞說此宴坐之語時俱哩多
等復作是念彼人宴坐我等不應輕
令起動待坐起已即應相見作是念
已便隱屏處余時珊迦移從宴坐起
諸根清淨彼二知已即便詣彼自言仁
者有何法眼作何教示有何殊勝修
何梵行復得何果答曰我如是見我
如是說實不妄語不害衆生常不生
不死不墮不滅當生二梵天余時彼
二問曰所說何義答曰不妄語者名
為出家不害生者與一切法以為根
本常不生不死不墮不滅等處是為
涅槃生二梵者諸婆羅門等所修梵
行皆求彼處聞是語已自言尊者願
與我等攝受出家修行梵行即俱與
彼二人出家既出家已四遠皆聞俱

哩多等於珊逝移處而得出家于時
珊逝移多獲利養即作是念我昔族
望憫陳種姓今時亦為憫陳種姓今
獲利養莫不由彼二人福德非我福
故作是念已時珊逝移先有五百弟
子常教論典即命彼二各領二百五
十弟子受其教法時珊逝移便染時
患時鄒波底沙告俱哩多日師今染
患汝求醫藥為看侍耶答日仁有智
慧宜應看侍我當求藥時俱哩多求
得諸藥根莖花等與師取服其病轉加
于時教師即便微笑底沙自言大人
無緣必不應笑師今微笑有何因緣
師便告日如汝所言我何所笑金洲
有三名日金主命殄欲焚其妻悲惱
亦自焚身衆生愚癡由慈所牽欲情
染故受斯苦惱鄒波底沙自言何年
日月有如是事答日某年月日及以
時節其二弟子即便錄記又自師日
我所出家求斷生死師既獲已願今
教我得斷生死師即答言我意出家亦
求此事如汝所請我不獲得然十五
日褒灑陀時有諸天衆在於虛空作

此經卷第二

第二

如是語於輝種中有童子生於靈山
所有河名日分路於彼河側有却此
羅仙人住處有婆羅門善解天文及
能占相彼記童子當作轉輪聖王彼
若出家當證如來應正等覺名闍十
方告弟子日汝等於彼教中出家
修持梵行不應自恃族種尊高應修
梵行調伏諸根汝等於彼當得妙果
不受生死說先語已而說加他日
積聚皆消散 崇高必墮落 會合終別離
有命咸歸死
今時教師不父命殄諸弟子等以青
黃赤白繒絲纏已將向林中以禮焚
訖于時金洲有婆羅門名日金駭從彼
來至王舍城中到鄒波底沙處時鄒
波底沙問汝從何來答日從金洲來汝
彼曾見希有事不答日不見餘事然
金主王命殄焚燒其妻悲念亦自焚
身便即問日何年月日答日某年月
日及以時節其鄒波底沙自檢秘記
詠如師言時俱哩多告鄒波底沙日
我之教師已證妙法然師秘法不教
我等師若不證天耳法眼寧知他方

此經卷第二

第二

有如是事時俱哩多便作是念鄒波
底沙聰明智慧於教師處應得妙法
不教於我作是念已便即告日共立
誓言若先證得上妙法者應相度脫
作是誓已俱遊人間
今時菩薩年于九欲在王宮受五欲
樂既見生老病死心生厭離中夜踰
城往詣林藪六年苦行都無所獲隨
意喘息便飧美味乳酪等食酥油塗
身以香湯浴便即往詣軍營聚落受
歡喜歡喜力二牧牛女十六倍乳糜菩
薩食已時有黑色龍王讚言善哉復有
一人名日常住授與菩薩吉祥草已即
詣菩提樹下自敷斯草其草不乱便
即右旋於此草上結跏趺坐端身正念
便即發要期之心我若諸漏不盡終
不起于此座
今時菩薩應未證悟便即降伏三十
六萬俱眠惡魔其魔各有百千鬼神眷屬
今時菩薩以慈鑑仗降伏魔已便證
無上正等菩提時有梵天來請世尊
於波羅痾斯三轉法輪時會聽者有
大弟子五十餘人既聞法已並請出

此經卷第二

第二

家及受近園

今時世尊復詣聚落名曰毘林有六十人同為善伴聞佛說已便得正信復詣聚落名曰軍住其聚落主有二女人一字難陀二名難陀波羅聞佛說法同前正信復有一池名曰憂樓頻螺其處有一大仙名曰迦攝并諸弟子一千人俱聞佛說法咸請出家及受近園佛到伽耶頂制底所有伽耶迦攝示現三種神變事已遂令迦攝住園寂處後往杖林令摩揭陀主影勝大王得見真諦與八万天眾及摩揭陀國婆羅門居士至王舍城住於竹林

今時世尊在竹林園羯蘭鐸迦池側時鄒波底沙與俱哩多遊行人間至王舍城乃見城中寂靜便作是念有二事因令彼大城得寂靜住或為有他恐怖或緣有大威德沙門婆羅門作是念已即行觀星無他恐怖而點三晝漸次遊從後有無量百千人隨後而去後於異時面莊嚴已漸次遊從隨後無有一人便作是念我先遊

卷之三

第七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

從乃有無量百千人眾隨從今無一人是事云何今時諸佛常法如餘佛即作念此異學人一名地師一名拘哩多已於過去諸佛之所多種善根久修福業猶如熟時節若熟逢緣發破即得除愈此人根熟今正是時佛又觀其根器云何得度復於誰趣而得有緣觀知此人當於具足律儀人所而得發心世尊即令馬勝苾芻往彼而度時馬勝苾芻威儀庠序諸天人眾見者發心佛告馬勝汝可攝受二人既受勅已歡喜默然頂禮佛足便即往去今時馬勝至明食時著衣持鉢入王舍城次第乞食威儀庠序願若牛王時鄒波底沙梵志出遊乃見尊者馬勝威儀具足與世希奇歡未曾有于時鄒波底沙便作是念所有城中諸出家者非與此等我應問彼誰遠出家所學何法教師是誰作是念已便往近路而候尊者于時尊者從彼而來鄒波底沙見已便即問曰誰是汝師所學何法誰遠出家馬勝答言我之大師是釋迦種沙門喬答

卷之三

第七

摩今證無上正等菩提彼是我師我依於彼剝除翳障而為出家修行梵行讀誦教法今時鄒波底沙告言具壽願與我說令我得聞馬勝報曰如來教法甚深微妙難解難知我近出家不能廣說然我今者不能記文略說其義底沙告曰願說其義今時馬勝便以伽他而告之曰諸法從緣起如來說是因彼法因緣盡是大沙門說是頃已時鄒波底沙即便離垢證得法眼法中之眼得見法已心無疑惑情無畏懼忽便起立恭敬合掌作如是言此是我師此是正法住此法者更不墜隨是無憂憂我從無量瞋火却來未曾聞此甚深要法即告具壽大師世尊今在何處答曰我之大師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側時鄒波底沙聞是語已歡喜踊躍恭敬合掌右遶三匝奉辭而去便即往詣俱哩多處時俱哩多遙見而來告鄒波底沙曰汝今容見異常鮮潔諸根清淨為得甘露上妙法耶鄒波底沙答曰如是

卷之三

第七

如是如汝所言時鄒波底沙具申上
事說伽他曰

諸法從緣起 如來說是因彼法因緣盡
是大沙門說

是時俱哩多問是法已告言具壽更

為我說時鄒波底沙復為重說

諸法從緣起 如來說是因彼法因緣盡
是大沙門說

說是法已時俱哩多便得離垢證得

法眼法中之眼既見法已恭敬合掌

歡喜頂禮作如是言此是正法若住

此者不墮落憂我從無量俱伽來

未聞此法時俱哩多告鄒波底沙曰

大師世尊今在何處答曰在王舍城

鞞蘭鐸迦池側聞是語已又告鄒波

底沙今宜共往於彼出家修行梵行

答言甚善俱哩多日間諸弟子共許

以不鄒波底沙報言善哉善哉汝是

名德眾所知識應問弟子今時俱哩

多告諸弟子曰我與鄒波底沙今欲

往詣佛世尊所出家學道修行梵行

汝等云何弟子答曰我等所學皆依

師授今鄒波底沙隨佛出家我等亦

世尊為法家軍家軍

第八卷 阿

願隨佛出家師告言善今正是時今

時鄒波底沙與俱哩多各與二百五

十弟子即出王城欲往鞞蘭鐸迦竹

林池所今時具壽馬勝苾芻去世尊

不遠在一樹下寂然宴坐鄒波底沙既

遙見已告俱哩多曰為當先去禮世

尊耶為先於鄒波底沙而為聽法

俱哩多曰應聽法處作是語已俱詣

尊者馬勝苾芻處頭面禮足退坐一

面今時如來眾中有一婆羅門先車

月神世尊為彼婆羅門而說伽他曰

若人能了法 無論老與少 當須起恭敬
猶如月初出

今時會中有一車天婆羅門世尊復

為而說頌曰

若人能了法 無論老與少 當須起恭敬
如火能淨穢

今時鄒波底沙與俱哩多等頂禮尊

者馬勝足已即詣佛所今時世尊與

無量百千苾芻眾等前後圍遶而為

說法世尊遙見俱哩多等便告諸苾

芻曰汝等見此二人大眾圍遶而為

上首不答言如是我等已見世尊復

世尊為法家軍家軍

第九卷 阿

言汝等當知此二人等於我法中出

家學道於聲聞中神通智慧最為第

一時俱哩多及鄒波底沙至世尊所

頂禮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

願與我等於善法中出家近圓成苾

芻性修持梵行

今時世尊命彼二人善來苾芻修行

梵行佛既語已時彼二人歸致自落

袈裟著身如曾剃髮已經七日威儀

具足如百歲苾芻而攝頌曰

世尊命善來 諸根得寂靜 墜落衣著身
威儀如百夏

時有眾多苾芻食時著衣持鉢入王

舍城次第乞食於其城內所是珊迦

移諸弟子等見諸苾芻共相譏笑而

說伽他曰

佛於王舍城 摩揭陀最勝 珊迦悉慶說
汝今當度難

時諸苾芻聞是語已便失威德情不

歡喜乞食得已還至本處飯食已訖

收衣洗足至世尊所頂禮佛足退坐

一面時諸苾芻白佛言世尊我等食

時王城乞食所有珊迦移弟子等種

世尊為法家軍家軍

第十卷 阿

種識雖具說上事我等嘿然無有威德情懷不樂佛言彼若作如是語汝應此答

凡度應知法世尊教是正汝等有何知彼度是依法

若作此答彼無威德默然而去時諸苾芻者支持鉢入王舍城次第乞食時瑞迦移諸弟子等如上譏嫌說伽他日

佛於王舍城摩揭陀最勝瑞迦悉度訖汝今當度誰

時諸苾芻聞是語已便說伽他答曰凡度應知法世尊教是正汝等有何知彼度是依法

時瑞迦移弟子聞是語已威德俱朱默然退散後於異時摩訶羅婆羅門夫妻俱亡底沙婆羅門及妻舍利命亦終殁俱葬毗羅從南方還將無後世論至那刺陀聚落有守門人問曰具壽汝是俱葬毗羅不答言如是衆人得知問守門人曰摩訶羅婆羅門今在何處答言已死又問其妻及底沙等具答如前又問舍利子今在何

佛告諸苾芻於我聲聞弟子之中明

佛告諸苾芻於我聲聞弟子之中明

處答言在王舍城有一大師名曰瑞迦移近出世間於彼出家俱發毗羅便作是言婆羅門法不應出家此非善事作是語已漸次而行至王舍城問諸人曰瑞迦移大師今在何處諸人答言大師已死所有弟子悉於沙門喬答摩處於彼出家歎言甚善彼既記言當作轉輪聖王彼若作王舍利子應為大臣今時長爪梵志聞是說已即詣佛所作如是語沙門喬答摩一切我法所有見等皆我不欲所有事大作如是見作如是說我所見者悉離悉除亦離變易若離此見不取相續更不取餘見沙門喬答摩我如是見我如是解世人所見多與事大相違又說如是見解皆住此道汝喬答摩作如是見如是解不又事大論日若沙門婆羅門等能捨此見不取餘見如是此等真沙門婆羅門是微妙處又事火者皆住三見云何為三一者一切不欲二者一切欲三者一切願不欲乃至出家

佛告諸苾芻於我聲聞弟子之中明

佛告諸苾芻於我聲聞弟子之中明

解聰利俱髮毗羅苾芻最為第一時具壽舍利子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此舍利子先作何業由彼業故感得利智深智無疑惑智佛言諸苾芻汝等應聽其舍利子先所作業還應自得非於餘處廣說乃至果報還自受等乃往古昔於一聚落有婆羅門娶妻未久便誕一息不經多年復生一女俱漸長大父母過病皆悉身亡時彼童子既遭憂感念往山林即持其妹共至林所採拾花果以自支持汝等苾芻如大黑蛇有五過患云何為五一者多瞋二者多恨三者作惡四者無恩五者利毒應知女人亦有五過一者多瞋二者多恨三者作惡四者無恩五者利毒云何名為女人利毒凡諸女人多懷猛利染欲之心是時童女既至成人欲心漸盛告其兄曰我今不能常食花果以自存命可往人間求請飲食時兄將妹共出山林往婆羅門家而行乞食兩俱齊喫主人出看見而告曰隱居之人亦畜妻室

佛告諸苾芻於我聲聞弟子之中明

佛告諸苾芻於我聲聞弟子之中明

兄曰此非我妻是親妹也即問兄曰
曾姊人未彼報言未若如是者何不
與我答曰此已遠離世間惡法女心
欲盛報其兄曰豈我林中食諸花果
不能活耶然我不堪煩惱所逼共碎
林野遠至人間今可以我與婆羅門
兄曰我實不能嫁娶於汝此是惡法
非我所為汝有俗心任情所欲時婆
羅門知女心已延入家中大會宗親
納以為婦報其兄曰今與我同宅而
居別為一室兄曰我不求欲當樂出
家妹曰共立要契方可隨情兄曰是
何言要妹曰若其證得殊勝果者可
來相見兄曰善哉如汝所願即便碎
去至隱士所而為出家由彼宿世善
根力故遂於三十七品菩提分法無
師自悟證獨覺果便作是念我先與
妹共立要契今可往看便至其所上
昇虛空身現神變上出火光下流清
水奇相非一縱身而下諸凡夫人見
神通時心疾迴轉猶如大樹崩倒於
地頂禮尊足自言大兄今得如是殊妙
勝德答言我證白言兄為資身須得

毗摩羅漢經卷第三

第十四品

飲食我為求福願與供養可住於此
答曰汝無自在可入報夫即自夫言
仁今知不我兄出家成就禁戒得上
妙果世間第一我欲供養不敢自專
若見許者於三月中飲食資給答言賢
首彼不出家我雖不欲終須供濟況
已出家獲殊勝道今隨汝意供養三
月其三月中種種上妙供給其兄三
月既滿即以上壺刀子及針即便奉
施兄既受已以刀割截刀子善利裁
割近疾其妹見已便即踴躍作如是
言願我報性如此刀子得善利乃
至未來成就利智于時獨覺取衣縫
刺善用針線縫刺無礙妹便發願願
我今身乃至未來令我智慧猶若此
針智慧深遠通達無礙今時佛告諸
苾芻勿生異念往昔婆羅門女者豈異
人乎今舍利弗是由彼過去供養獨覺
奉施刀子及白壺等廣發誓願由此
善根今得利智聰明第一汝等苾芻
當知黑業還得黑報若行白業還得
白報乃至廣說如上應知時諸苾芻
咸皆有疑白世尊曰具壽舍利弗昔

毗摩羅漢經卷第三

第十五品

作何業今得非貴族種非極下賤處
中而生數數出家佛告諸苾芻汝等
應聽乃往過去有一國王娶妻不久
自恣恣樂乃至遊獵不經多年便誤
一息其子長大見其父王非法化世
便作是念我父滅度當墮地獄我紹
王位亦同斯苦我應往於善法律中
出家修道乃至梵行作是念已即詣
父所自言大王願王放我出家王告子
曰所有種種祭祠天等皆求富貴汝
是太子乘象之種王位在即汝今何
故而求出家種種呵責不放出家後
於異時太子乘象出城遊觀見一貧人
持藥乞食告曰賢首我是貴種不得
出家汝非貴種何不出家答言我無
衣鉢云何出家報言賢首我當與汝
三衣鉢等汝應出家答言極善于時
太子如上付與時有五通仙人在一
樹下樂寂宴坐于時太子及比丘士
俱詣仙人處太子下象至仙人處自
言聖者願與出家時彼仙人即與出
家太子告言我今欲去汝若得道及
與證果願今相報彼即答言如仁所

毗摩羅漢經卷第三

第十六品

言既出家已即往靜處宴坐修定遂於三十七品菩提分法無師自悟證獨覺果便作是念我所證果皆由太子我應於彼今可往看示現神變作是念已便至其所上昇虛空種種神變乃至火光下流水等廣如上說時諸人等見神變已心疾迴轉猶如大樹崩倒於地咸皆頂禮自言聖者今證如是殊勝果耶答言我證太子見已作如是念彼所獲者皆悉由我我不出家證斯果者莫不皆由高族家生作是念已便發誓願唯願我等生世世勿於高族家生及以下賤處中而生令我無障易得出家證等茲葛勿生異念往太子者豈異人乎今舍利弗是由彼昔時誓願力故今生出家自在無礙當知果報自作自受若作白業還得自報若作黑業還得黑報乃至善惡廣說如前汝等茲葛當如是學時諸葛葛咸皆有疑唯佛世尊能斷疑或諸葛葛等白世尊言此具壽舍利弗作何福業成熟善根於聲聞中智慧第一佛言由昔過去

毗奈耶經卷第二

第十七經 阿

發願力故諸葛葛等白言世尊作何誓願唯佛慈悲為我廣說佛告諸葛葛汝等應聽乃往過去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佛出世名曰迦攝波十号具足此舍利弗有一教師迦葉佛所而得出家迦攝波佛記舍利弗汝於聲聞眾中聰明智慧最為第一乃至梵行而無虧缺然無果報非獲於果至師命殤時廣發誓願我所修行梵行功德以此善根願迦葉波佛與彼盟恒囉囉羅門當來世時人壽百歲有佛出世名曰釋迦牟尼應正等覺十号具足於彼教中而得出家新諸煩惱乃至漏盡證阿羅漢果今時舍利弗今所獲果一如師願由彼願力故今舍利弗諸聲聞中智慧第一時諸葛葛咸皆有疑唯佛能斷白世尊曰彼具壽大目犍連先作何業成熟善根諸聲聞中神通第一佛告諸葛葛汝等應聽彼大目犍連乃往過去善行善業積聚善根乃至果報廣說如前佛告諸葛葛乃往過去波羅奈城去

毗奈耶經卷第二

第十八經 阿

斯不遠有一仙人於彼居止心行慈悲憐愍有情于時有一株樵貧人負薪至彼疲極偃息仙人見已極生憐愍遂作是念此貧窮人先世不種修行善根雖得人身受斯辛苦而得衣食我今應度此人出家令修梵行作是念已告言賢子汝受辛苦何不出家答言大仙我是貧人耕種活命誰能見是度我出家告言賢首我當度汝今得出家儻若獲果願當相報答言聖者必若證果必當相報時彼仙人即與出家既出家已而逐靜處修禪習定遂於三十七品菩提分法無師自悟證獨覺果便作是念我所證果皆由仙人我應覆報若往看相報作是念已至其仙所上昇虛空下流清水乃至火光十八變等如前廣說其仙見已心疾迴轉猶如大樹崩倒於地便發願言願我所修無量功德於當來世所有威德如汝所有神通第一汝等茲葛勿生異念往仙人者豈異人乎即大目犍連是也當知果報黑白業等廣如上說汝等茲葛應如是學

毗奈耶經卷第二

第十九經 阿

時諸莖葛處皆有疑唯佛能斷未白
佛言此大目軌連復作何業於大德
中神通第一

佛告諸莖葛汝等應聽乃往過去此
賢劫中迦攝波佛出現世時以誓願
故廣如上說時諸莖葛處皆有疑唯
佛能斷未白世尊具壽憍陳如先世
作何善業成熟善根能四如意解今
時利根明了佛告諸莖葛於此賢劫
中過去有佛出現名迦攝波有教師
修持梵行不獲果報臨命終時發誓
願故如前廣說於佛住世之時若有
出家近圓者皆來於世尊所佛言善
來莖葛隨緣自落袈裟著身自然持
鉢即為出家近圓別有一人在外遠
國於莖葛處來求出家彼莖葛將此
人來於佛所欲與出家近圓其人在
路身亡乃不得出家時諸莖葛緣此
事故來自佛言具如上說今時世尊
便作是念疲乏我聲聞若有人求出
家近圓在遠國者我許於莖葛僧眾
與彼出家近圓時佛世尊集諸莖葛
告言緣此事故從今已後若有求出

家者許莖葛僧眾與出家與近圓佛許
此事已彼莖葛眾不知云何與出家
與近圓以緣白佛時世尊告諸莖葛但
有人未求出家者當問諸難若無障難
者然後與受三歸即令合掌踰躍當自
稱名世尊一形世歸依佛兩足尊歸依
法離欲尊歸依僧眾中尊後與受五
學處十戒二百五十戒廣如餘說
既出家近圓已於阿遮離那波馱耶
處無怕懼心所作之事皆無所問時
諸莖葛以緣白佛

余時世尊告諸莖葛我今謂諸弟子
制其學處若諸弟子所作事業以水
洒地及瞿摩耶塗壇掃地及修理衣
鉢食飲等事不告白師及有客莖葛
先不相識求至房中應白師知唯除五
事餘悉皆白若不如是得越法罪言
五事者所謂齋齒木飲淨水大小便
利及四十九尋內禮制底此不應白
二師所有縫衣等事弟子應白師勿
自勞我當代作若如是者善不如是
者得越法罪師若為福及眾作不代
無犯二師有病須勤看侍應白師言

所須醫藥及以飲食應隨師意不得
違情若如是者善若不如是同前得
罪若二師有犯同住弟子應善方便
白二師言師犯如是惡作之罪師應
發露廣說如上二師邪見大眾為作
驅擯等令出住處弟子應須於大眾
處懇懇求謝令眾歡喜又須白師勿
作惡見方便正諫令捨是事令眾及
師和合樂住若不如是得越法罪乃
至廣說如上應知若二師犯僧伽伐
尸沙罪弟子應須令師發露若復僧
伽與其二師行遍住法及以意喜不
得與善莖葛同室眠卧等事若如法
悔罪根及業悉皆除滅同善莖葛乃
至復本等廣如上說若如是者善若
不依行者得越法罪其弟子等應懇
諫悔弟子有過師亦應懇呵責令改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卷第二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卷第三 終

大唐三藏義淨奉 制譯

佛在室羅筏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
具壽近軍苾芻遊行入闍三月坐兩
安居已度一弟子與彼漸行至室羅
筏城余時具壽近軍洗足已往詣佛
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諸佛常法若
有客苾芻來先唱善來從何處來復
於何方三月坐兩安居今時佛告近
軍苾芻汝從何方來何處三月坐兩
安居近軍苾芻曰言世尊我從餘國
來於彼三月坐兩安居佛問言此善
男子是誰弟子近軍答曰是我弟子
佛言汝出家幾時答曰經今二年其
弟子度經一年今時佛告諸苾芻曰
此近軍已起過為首我今制諸苾芻
不應出家經年度餘弟子及授近圓
不與同住應自依止若出家未滿十
夏不度求寂及授近圓有客僧來先
不相識不與依止若滿十夏於別解
脫戒經善知通塞應度求寂依止等
事皆悉應作自未調伏調伏於他無有是

處如是愚小亦不應度自未證悟解
脫寂定及以涅槃為他說者亦無是
處自墮淤泥猶未得出擬欲度他此
亦非理時有年老無知苾芻不開戒
律度一外道及授近圓既近圓已白
鄔波駄耶曰今教授我其師不解默
然無對遂生譏嫌諸苾芻知以緣白
佛佛言我今許十夏苾芻許度弟子
近圓如前不於他依止而成就五法
何等為五一者近圓經十夏已上二
者弟子志能為看養三者有惡作疑
犯隨事舉劄四者若有邪見教令正
見五者若不樂法勤攝受令樂住是名
五法復有五種何等為五一者具戒
二者多聞三者持經四者持律五者
善持母論是名為五復有五種何等
為五一者具戒無缺二者多聞三者
善明經義四者於毗奈耶善知通塞
五者磨室哩迦藏善明義趣是名為
五復有五種何等為五一者具戒二
者多聞三者持經知義四者善通毗
奈耶五者善明摩室哩迦藏是名為
五廣如前說復有五種云何為五此

毗奈耶三藏本經

卷第三 終

五同前於一一上唯加極言廣說如
上復有五種此五亦同於一一上更
加勝字復有五種亦同上說於上加
能廣說如前復有五種云何為五一
者戒成就二者多聞成就三者勝解
成就四者證智勝解成就五者
智慧成就名為五復有五種一者
信成就二者戒成就三者多聞成就
四者捨成就五者智成就廣說如前
復有五種云何為五一者具戒二者
多聞三者精進四者念五者慧是名為
五廣說同前復有五種何等為五一
者具戒二者多聞三者精進四者定
五者般若為五復有五種四者同上
第五為是樂寂靜坐復有五種一者
有學成蘊成就二者有學定蘊成就
三者有學慧蘊成就四者有學解脫
蘊成就五者有學解脫知見蘊成就
廣說如餘復有五種無學成就同有
學說復有五種一者知有過二者表
示三者意表示四者捨棄五者隨解
復有五種何等為五一者知有留難
二者知無留難三者隨說教示四者

毗奈耶出家事卷第三

終

與依止弟子五者攝受廣說如前復有五種云何為五一者知有犯二者知無犯三者知輕四者知重五者知波羅底木又廣解演說成就五法滿十夏者得與人出家近圓與依止及教示如自不具上五法成就者應依止他余時具壽鄔波離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已五法成就滿十夏應度弟子自不應依止他若苾芻近圓經六十夏不解別解脫若不成就五法者應依止他住不佛言應依止他住白言云何依止佛言依止老者白言若無老者云何當住佛言當依止少者唯除禮拜餘皆取教示

佛在室羅筏城迦多林給孤獨園有一苾芻愚癡無智不開善惡遂度外道今受近圓乃共諸苾芻常為譁論遂便歸俗種種誇毀遂生譏嫌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何有斯事愚癡無智弃善法律而執邪見譬如有人飢火所逼弃好飲食毀諸穢惡如是之人亦復如是由彼愚癡弃善法律愛樂外道邪見是故苾芻不應輒度外

道以為弟子唯度釋子若有釋子持外道服來求出家及近圓者如此應度成苾芻性除斯釋種自餘外道皆應四月共住佛已許度外道四月共住承事供養不捨本衣時諸苾芻不知共住及以度法以緣白佛佛言若有外道來求出家先可應問身無障難若無障難已與受三歸及五學處將向眾中於僧伽前踰踞合掌教彼作如是言大德僧伽聽我是外道名字某甲今求出家於四月中以我本服供養僧伽願眾許我已看眼見耳不聞處應可老一苾芻謂作羯磨作如是說大德僧伽聽此外道某甲今求出家以本服於四月中供養鄔波離耶及以僧伽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若不許者說如是三說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於四月中所有事業一同求寂著親教師衣食僧伽食於四月中若舊見改應與出家若心樂外道者應聽今出令時具壽鄔波離問佛世尊如佛所說改舊見者云何得知改於舊見佛

言應於彼前讚歎三寶說佛功德應毀外道種種毀訾若聞讚歎佛法與僧聞毀本族心生歡喜應與出家若讚三寶心則不喜聞毀訾外道心生憂感即不應度應驅擯出若聞毀訾外道之種心不瞋恨便生歡喜是改舊見佛言若有事火外道來求出家應與彼度及授近圓何以故此事大種類信三種業何等為三所謂有業及所作業與作因業是故應度汝等苾芻應如是學此等有業與有所作業及所作因業汝等當學

佛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三月坐雨安居已時王舍城耆宿苾芻數少年少者多今時世尊欲往南山遊行人間告阿難陀日汝應告諸苾芻欲隨世尊者應修營支伐羅時阿難陀受教勅已即詣諸處告諸苾芻曰世尊欲往人間遊行若欲隨世尊者應修營支伐羅時耆宿苾芻告具壽阿難陀我不能隨世尊遊行阿難陀告言何故不能答曰我等年老時少年者

我等不去問日何故答言我之師主
既不隨去我今須為看侍耶彼默耶
余時世尊與少弟子具持衣鉢即往
人間在路遊行左右顧望如大象王
恐諸苾芻執持瓶鉢有不如法世尊
迴顧乃見苾芻其數不多世尊知而
故問告阿難陀日何故苾芻徒眾咸
少時阿難陀以如上事具答世尊佛
告諸苾芻我今應許五夏已上苾芻
成就五法得隨處學遊行人間不依
止住何等五法一者知有犯二者知
無犯三者知重罪四者知輕罪五者
善持鉢剝底木叉又能宣說是名五
法遊行人間隨處受學得往勿疑具
壽耶波離問佛世尊六年已去成就
五法遊行人間受學得不佛言得又
自世尊三夏成就五法得往以不佛
言不得佛言我今當制五夏已上成
就五法得隨意去若未滿者縱開三
藏亦不應往遊行受學

佛在室羅筏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具
壽大目犍連與七眾出家并受近園此
皆幼年以耶波離為首夜中忍飢徹曉啼

毗舍離出家事卷第三

第八卷 請

泣時佛世尊知而故問告阿難陀日
何故夜中小兒啼聲阿難陀以緣具
答佛告諸苾芻我今當制若年未滿
二十不應與受近園成苾芻性所以
者何未滿二十不能忍飢寒熱渴乏
蚊虻所咬及病等又師呵責不能忍
受及諸苦惱由是幼小不能忍斯如
上等苦佛告阿難陀若滿二十即有
志烈能忍如上呵責等苦由年未滿
與受近園有如是過是故苾芻若未
滿二十不應與授近園若有求寂來求
近園苾芻應問年二十不若不問者
得越法罪

佛在室羅筏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
此城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便誕一
息長養漸大長者家業漸散盡便作
是念我今貧困應求出家便命子曰
我今年老不能與汝紹其家業我今欲
於善法律中於彼出家於汝意云何
子曰父言父若出家我今亦應隨父
出家父報言善於時父子相隨往詣
逝多林於苾芻處自言聖者願與我
等而為出家苾芻報言善又告日取具

毗舍離出家事卷第三

第八卷 請

首此小童子是汝何親答言是子亦
欲出家時彼苾芻俱與出家教四威
儀及以喫食經數日已告言汝去處
不養廉室羅筏城是我境界極以廣
大多諸人民敬信三寶汝應往彼自
求衣食養活軀命聞是語已嚴持衣
鉢相隨往詣室羅筏城次第乞食遂
於衢路見一婦人作其煎餅時小求
寂即從乞求女人報日與我價直求
寂報言我是沙門不畜財物既不與
直乞餅不得時小求寂高聲啼泣宛
轉于地時諸人等遂生憐憫何故苾
芻度此血團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
言所有過失悉由度彼幼小出家從
今以去未滿十五不與出家若有童
子來求出家苾芻應問年十五不若
不問者得越法罪

佛在室羅筏城逝多林給孤獨園具壽耶
波離隨有二求寂更相調戲猶如女人與
丈夫戲亦如男子共女人戲時諸苾芻
以緣白佛佛言所有過失斯由畜二求寂
若畜者得越法罪佛既制已時有兄
弟二人年幾相似來求出家時諸苾

毗舍離出家事卷第三

第九卷 請

葛不敢度彼不知云何以緣白佛佛言若有足第一時求出家者應度無犯彼二求寂並未年滿應自留一教受事業將一付與親知識處或大德處若至年滿應與近圓其未滿者自養無犯若年二十不與彼等而受近圓得越法罪

佛在室羅筏城迦多林給孤獨園於此城中有一居士家有一奴勤求作務無有懈怠所有作務先首為了後於異時曹主生瞋便作是念曹主甚難承事我當逃走復作是念生處難捨是諸聲聞釋子於王得恩無能損者我投彼處出家其奴即往迦多園林於葛葛處自言聖者我欲求出家時諸葛葛即與出家及近圓已種種教示依教修行研求能除諸煩惱而證阿羅漢果如餘廣說于時長者乃生悔心便作是念我奴所作之事一切無有懈怠我不應瞋令彼捨我我若見彼應從懺摩即於室羅筏城城門邊立然彼葛葛食時執持鉢鉢入城乞食彼見告言賢首汝得出家耶答

言介報日現今無人可給事我相隨歸舍介時葛葛即昇虛空乃現種種神變是時居士而生悔心速便歸信心疾迴轉猶如大樹摧倒頂體其足白言聖者得證如此功能願從今已後受我衣服卧具飲食湯藥名稱普聞某甲奴出家證阿羅漢果有如是勝妙功德時勝光王聞此語已某甲長者有奴出家殊勝證悟能獲四果作是語已即命羣臣而告之曰汝等應知我是灌頂刹利王種從今已往一切官寮長者等家有奴求出俗者便放出家勿令障礙室羅筏城時有長者家有一奴勤求作務常不懈怠廣說如前便即出家并受圓具令學法或告言賢首庶不養處其室羅筏城土地寬廣父母居處汝今可去乞食而活時彼長者心生追悔便作是念彼奴勤求作務常不懈怠我若見時應求懺悔時彼長者遂於室羅筏城門側而立時彼葛葛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長者見已告言賢首汝得出家誰當事我可共歸家即便執臂

葛告日若觸我者當截汝腕勝光王初思垂葛葛由如太子是長者毀咎葛葛日沙門釋子壞我城隍及墻堦志豈合與奴出家時諸葛葛聞此事已以緣白佛介時世尊便作是念既有斯過從今已往汝等葛葛不應與奴出家若有求者當可問之汝是奴不若與奴出家者得越法罪介時世尊在室羅筏城迦多林給孤獨園於此城中有一長者每放課錢或時收利或時本利俱收復於後時見負債人本利俱索牽制又捉不放即共五限方始放還彼人便作是念然此長者甚是惡性我復不能本利俱還我當逃走復作是念鄉土難捨沙門釋子而於王所由如太子我今於彼求出家耶即往迦多林詣葛葛處自言聖者我求出家彼與出家及受近圓并教法式既近圓已勇猛精勤於中無間不經多時乃證阿羅漢果時彼長者便生追悔作如是念彼負我債於時時間常還本利以何因緣轉見輕弄如若今時重得見者

我當懺謝即於城門佇立而住時彼
苾芻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
長者便見問言賢首汝已出家雖復
時時常還本利今可共歸便執其手
欲引而行今時苾芻便即昇空乃現
種種十八神變廣說如上時彼長者
連便歸信心疾迴轉猶如大樹崩倒
于地自言聖者獲得如是殊勝功德
上妙果證從今以去聖者所須資具
衣食我當給與願尊納受今時四遠
皆悉聞知某甲長老所負財主獲如
是果時勝軍王既聞斯事勅大臣曰
從今以去所有負債未得還者此等
敬於佛所出家若有如是不應與彼
生其留難時室羅筏城有一長者放
債與人時有一人舉物生利乃至出
家不養養等廣如上說復於異時持
鉢乞食長者遇見告言苾芻汝已出
家誰復時時償我本利今可共歸欲
執其手苾芻告曰汝莫觸我若觸我
者當截汝手報言何故苾芻曰汝可
不問王有教令若欲出家一切負債
皆悉放免彼共譏嫌作如是語出家

毗奈耶出家事卷第三

第三十二 信

釋子多懷傲慢現負他債度今出家
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由度負債
者有如是過告諸苾芻從今已後負
債之人不應輒度若有度者得越法
罪

今時佛在室羅筏城給孤獨園有一
長者娶妻未久便生一息乃至年漸
長大因父瞋責遂即私逃後作是念
鄉國難離然諸釋子皆如王子得免
眾事我今宜可於彼出家即往給園
至苾芻所報言聖者我願出家時有
苾芻即與出家及授近圓復於異時
其父覓子往苾芻所自言聖者見有
如是童子來不報言今已度記長者
告言此等苾芻常執刀耶所有來者
即與剃髮又言豈不待於七八日間
何故即度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
即度若有童子去家不遠來求出家應
七八日然後方度出家若有遠方來
欲出家者不七八日與度無犯
佛在室羅筏城迦多林給孤獨園有
一長者娶妻未久便生一息于時長
者告其妻曰賢首我子長養雖復損

毗奈耶出家事卷第三

第三十三 信

我我今欲往外國興易我所負債今
子代還作是語已便即出去遂乃不還
其妻養育兒漸長大送於學內令教
外典其同學者所有論典悉皆明解
唯此童子全無所獲復於異時其母
詣學告博士曰一種與直何故諸人
學問俱備唯我童兒都無所解博士
報曰夫所學者有二種事學業成就
何等為二一者具善二者有怖然此
童子都無此二其母告言博士何不
與杖復於異時博士纔打種種呵責
乃即啼泣歸向母邊具陳上事其母
還打時彼童子便作是念我遭苦事
前於一處被打今遭兩處不能受苦宜
可逃去入迦多林至彼見一末寂採
花便即欺言甚大快樂問言何故答
言出家求寂報言汝今何不出家報
言聖者誰能與我出家報言汝來共
汝往問鄒波駄耶既見師已自言鄒
波駄耶此善男子欲求出家時彼師
主即與出家其母後時往詣學堂問
博士曰我子何在博士答言我打走
歸母即報言我見歸來遂即還打棄

我逃走于時慈母送往諸處尋求訪覓不得乃於王舍城門首立東西顧望佇立不久乃見童子剗除髮與彼求寂俱持執鉢相隨而來母時見識以手捉臂悲號啼泣告言癡子我此無處不覓遍諸方尋求不得音信不通汝今何故賤沙門中而為出家執手將歸脫其衣鉢抑今還俗時諸苾芻以緣自佛佛作是念不自父母與出家者多生過失佛告諸苾芻我今當制所有出家不告父母輒與出家者得越法罪

佛在王舍城竹林園羯蘭鐸迦池於此城中有一婆羅門娶妻不久誕生一息年漸長大忽嬰疾病遍問醫人療治不可母告子言可於侍縛迦長者所療治其病既至其所自言長者為我治病長者告曰汝身病重難可療治然我所醫治二種人何等為二一者佛及僧伽二者王宮內人汝等之病無暇可治汝今歸去其子即歸母問子曰其病療耶答曰我病無人可治具如上說母告子言汝應出家

法華經疏卷第三

第六卷

法華經疏卷第三

第六卷

子答母曰我是婆羅門種云何於雜種沙門釋子中而為出家又告子曰汝且出家病可還俗不難子曰若出家者必剗我頭此事云何母曰剗髮莫生是為不可後還生髮何所懼耶即往什園詣苾芻所頂禮足已白言聖者與我出家既出家已於此夜中遂往門外不入房中師便告曰何不來未答曰我身有病不得入來師便告曰汝今出家何得有病白言鄢波駄耶我身在俗先患其病師曰汝何不告我答曰師不見問其師便怒既至明已其舊弟子皆來請白問鄢波駄耶何故不喜師即告曰我之住處乃是病坊諸有病者皆投來此求寂白曰如世尊說有二種事一者不應擎重擔二者已度不應棄師今已度知欲如何說此語時侍縛迦王即便來至師告醫曰此苾芻病可治以不醫王答曰此病極重然勝光王與藥若是我當治之既治可已白鄢波駄耶曰我為求事今來出家求事既了今欲歸去師曰汝得阿羅漢果耶

答曰未得又問汝得不還一來及須陀洹果耶皆云未得汝何故歸答曰我為病故投此出家我病既老何能住此師曰出家法中有四勝果汝都未獲汝宜且住還他藥債若不余者後更得病必死無疑不取師言即便歸去彼報恩故於侍縛迦供給花菓嚼齒水等時侍縛迦告言賢首汝於我處求何事耶彼婆羅門白言我無所求報恩故長者報曰我於汝更作何益事答曰我緣患病療我得差時侍縛迦報言我不曾省答曰我作憶念得省今解時侍縛迦言汝於善說法律中出家於四沙門果中應證得果汝已受他信心之物今乃却隨惡事作是語已便作是念我應以此事詣世尊所頭面禮足退坐一面白言世尊然諸苾芻令病者出家受近圓因此今王舍城漸漸損減我亦身勞復於聖者開修善法願世尊制勿令更度病者佛即默然而許時侍縛迦知佛默然許已頂禮而去佛作是念諸有過失意由度彼病者佛告諸苾

法華經疏卷第三

第六卷

菊日從今以去不應度有患者若為出家來者應先問有患不若不問者得越法罪

佛在劫比羅城尼瞿陀林中住時淨飯王而宣教令劫比羅城釋種家別一子出家彼等諸親眷屬來看時出家者為彼眷屬說法聞法喜已皆發信心便即出家其中或是父或是兄或是夫主或是親叔或是其子彼皆憂惱晝夜二時高聲啼泣余時淨飯王聞彼釋種啼泣聲已告言何故晝夜二時諸釋種等悲聲啼泣時諸釋種白王言日我等眷屬若在林中彼諸聖者即令出家為此憂惱而為悲泣王聞是語而作是念我應往詣佛所到已頂禮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唯願世尊與我一願世尊問日大王求何願耶王日有少許願然諸釋種為言世尊當作轉輪聖王乘空往四天下我等亦隨世尊既出家已我等所望悉皆不得復次難陀當作力轉輪王彼亦世尊度令出家亦絕希望羅怛羅有大威德當作大王世尊

毗奈耶出家事卷第三

古云云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

今亦令其出家我等釋種亦絕希望大德父母於子恩愛深極願世尊制若父母未許勿使出家今時世尊默然受父王所請王見許已頂禮佛足歸佛而去佛作是念諸有過失皆由不問父母而與出家及受近圓若有來求出家者應先問父母許已方與出家若不先問與出家者得越法罪世尊既制不問父母不許出家時有他方遠來父母已許出家諸苾芻不敢輕度出家便有慶聞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遠來者父母先許出家應聽出家不問無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卷第三

而午歲高嚴國大藏都監奉勅雕造

毗奈耶出家事卷第三 第三卷 終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卷第四 終

大唐三藏義淨奉詔譯

余時商主等還至海岸已在海難生皆生疲倦咸悉睡著于時僧護苾芻觀是大海又作是念如佛所說有五種事觀不厭足云何為五一者具相象王二者轉輪聖王三者大海四者妙高山王五者如來應正等覺是名為五良父觀已乃至五更便即睡著時諸商主裝束象車運載物去既至明已不見僧護便大驚忙四方求覓竟未能見於中有言應向前去有言在後四處既求不見悉皆憂惱作如是言我棄聖者此非吉祥宜應迴覓復作是說然彼聖者有大威德大海峻難由故得存平地無聞豈容不達作是語已便即進途余時僧護在沙磧上睡日眾便覺起立四顧都無一人便作是語此商主等捨我而去我不可住宜應前進即漸次行無有人蹤但見小徑尋徑而行至一大林於中見寺嚴麗精妙牀座榻席氍毹褥

第六七冊

二四七

飢殿堂樓閣窓牖殊妙其中亦有流泉清冽寶樹行列奇異雜色枝葉隱映於彼地中亦有衆鳥白鶴孔雀鸚鵡舍利白鴉等鳥猶若天宮於此寺中有諸英蕙威儀具足今時僧護見同梵行即往至彼恭敬頂禮彼英蕙言善來善來僧護汝從何來僧護以具如上車荅時彼英蕙令慙定已將入寺中見諸好座有妙飲食英蕙問曰汝飢渴不荅言飢渴報曰汝飢取食荅曰待僧伽食我當同食英蕙報曰汝在路疲乏宜應且食若至食時有諸過失僧護食訖向一邊往既至食時鳴鐘推集僧伽各自持鉢至食堂中次第而坐于時寺舍便即隱沒其鉢變為鐵槌各用此槌更互相打頭面俱碎血流遍地受諸劇苦食時既過其寺復現其諸英蕙平復如故諸根寂靜次第而坐是時僧護詣英蕙處自言聖者作何因緣有如斯事受諸苦惱荅曰大德僧護彼賸部洲人無有信心僧護報曰我今現見何故不信告言僧護我等往昔於迦攝波佛

所而作聲聞欲至食時遂相開打由斯業故令我於此別受地獄且受輕苦於此命終當墮大地獄汝今應去報賸部僧伽每於食時勿相開打若開打者必獲斯苦僧護荅言唯唯如是即辭而去漸次前行復見一寺其寺嚴整與前無異還見英蕙威儀具足乃至同前隱沒英蕙鉢中有熱泔銅更手相攪乃至寺現其英蕙衆依次而坐僧護自言大德由何業力來至此間受如此苦英蕙告曰衆生難信荅言我自親見何得不信僧護當知我於迦攝波佛所而為聲聞每至食時得諸上妙酥等美食于時有客英蕙我等慳食便作是念待彼客去後當共食時值天雨乃經七日客為泥雨不得進途乃至七日不行斯食並皆臭壞不堪充供便將送弄由受信施不平均食輒將弄擲由斯業故生於別獄且受輕苦受已命終墮大地獄告言僧護汝報人間英蕙勿為斯事若今當招大地獄苦聞是語已即辭而去漸次前行又見一寺嚴整如前有諸

英蕙見食時至同前而坐其寺火起猛焰熾盛諸英蕙衆悉皆被燒食時既過寺還如故其英蕙衆諸根調伏依次而坐僧護同前問荅告言善聽我於往昔迦攝波佛所而作聲聞便即破戒僧擲我出遂於他處與同類之人共住後於異時有一英蕙持戒精進來至此處又於異時復有英蕙持戒無缺亦來此處整理僧徒呵責我等遂生不忍後於異時至食時間大衆欲食遂即同心放火燒寺乃至燒盡由彼業力來生此中且受別苦於斯受盡墮大地獄汝當為報賸部英蕙勿為斯事若作此者還如我等受如斯苦又復別見有情形體如璧或如大樹或有如葉或復如花或有如果亦有如柱此等有情悉以繩繫挽今新絕今時僧護漸次前行至一住處有五百仙人見僧護來各相謂曰此沙門釋子多言多語汝等不應為彼言談作是語已嘿然而住是時僧護到彼告諸仙曰宜應與我安置住慶諸仙嘿然無人共語衆中有一仙

人慈悲愍念告諸仙曰豈不安置沙門釋子諸仙報曰宜應與座勿與言談僧護答曰善於一空室安置僧護洗足敷座安置坐已端身正念仙人住處先有衆多天女至初夜分到僧護所自言聖者願與我等說其法要僧護報言姊妹汝等大受快樂我故諸仙制不令語所以得此靜室而住姊妹遣我說法欲令我出去耶時諸天女便作是念此沙門釋子從外遠來身應疲乏宜應且去作是念已諸天便去至夜半後天女還來詣僧護慶自言聖者為我說法僧護報曰決定進我出此處耶諸天復念彼眠未足宜應且去至夜後分天女還來詣僧護所自言聖者為我說法僧護復言姊妹汝欲還令我出去耶天女曰天既曉已何故不去豈復不聞佛說至恐怖處當須忍耶余時僧護便作是念天女欺我我應速去復作是念此等仙人皆是異學我應頌彼所學伽他令彼聞者悉皆歡喜作是念已便說伽他曰

雲與長發塗灰并新食地卧像浴身

第五卷 終

躡蹠及邪念此等諸邪法終不免生死唯除真妙法莊嚴於自身正見住思惟當新食睡等慈悲行喜捨有情命不斷勤修於學處此是真沙門亦是婆羅門是大婆薈性

說是頃時諸仙聞已共相謂曰此誦我經時諸仙衆各各私起默聽其言由諸天女迷彼仙人手不相見余時僧護為說城喻經令其覺悟說是經已時諸仙衆證第三果諸天女等令彼仙人還復本心各得相見同聲唱言善說善說此經微妙作是讚已手相告曰汝等於彼來聽法耶答曰余又言我今於此獲妙善利時諸仙衆咸自言聖者願我等與出家並圓修持梵行如尊者等僧護告曰諸具壽汝等能有如是增上信心斯為善事如世尊說能出家者獲五種利益云何為五一者出家功德是我自利不共他有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二者自知我是卑下之人被他驅使既出家後受人供養禮拜稱讚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三者從此命終當生天上離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

第六卷 終

三惡道是故智者應求出家四者由捨俗故出離生死當得安隱無上涅槃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五者常為諸佛及聲聞衆諸勝上人之所讚歎是故智者應求出家汝應可觀斯利益以慙重心捨諸俗網求大功德是故我今度汝出家汝等欲為於此出家為當佛所諸仙答曰願與尊者同詣佛所於彼出家諸仙又白為用尊者神力而往為用我等神通去耶僧護聞是語已其心不悅便作是念諸仙人衆聞我說法上獲道果我雖解說不獲斯果告諸仙曰且待少時我有所作詣一樹下於彼敷座結跏趺坐端身正念其心寂然又作是念佛說多聞有五種益如餘廣說

如其精進煩惱頓新遂乃獲得阿羅漢果出離三界刀割香塗不生瞋恨看金尚土等無有異應為帝釋諸天梵等之所供養即告仙曰捉我衣角承我神通而往佛所即昇虛空猶如鴈王亦如雁鳥集其五百商人尚由未達各停鞍歇追見僧護自言聖者善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

第七卷 終

到來耶今欲何去答曰此五百仙人欲於佛所而求出家我今相隨將至佛所時五百商人咸皆自言聖者我等願欲同去出家又告聖者且下而往暫待我等將諸財物付為家內相隨而往分付物已僧護茲葛與彼千人同往佛所時佛世尊正與無量百千大眾圍遶說法世尊遙見僧護等來告諸大眾汝並見此僧護茲葛與彼千人前後圍遶相隨來不茲葛答曰我等咸見世尊告曰世間奉獻其過於此化人出家調伏濟度時僧護等俱禮佛足退坐一面具壽僧護白佛言世尊此諸族姓數有千人咸欲於佛善說法律而為出家及受圓具成茲葛性願佛慈悲哀愍聽許佛言善來茲葛於我法中善修梵行成大沙門說是語已驢駝自落僧伽服衣自然者體剃頭之慶如經七日瓶鉢在手威儀具足如百歲茲葛廣如餘說世尊為彼依教示誨各自勤策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離三界欲廣說乃至諸天帝釋而為供養

佛本行經卷第八

第八

請

介時具壽僧護白佛言世尊我於彼處見諸有情其形如牆或如柱樹如葉花果或如掃帚鐺杓曰形彼於前身當作何業受如斯報佛告僧護凡諸有情自所作業還須自受他不相代廣說乃至果報還須自受乃往昔時於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佛出現於世名曰迦彌波佛在仙人墮處施康林中是時彼佛所有求寂緣作茲葛僧護汝之所見形如牆者彼諸眾生行泥僧伽牆壁所以得如是報所見似柱者彼諸有情曾於僧伽柱以鼻觸壁汗由彼業故受如斯報形如杓者曾作求寂為行鑿漿於僧伽中有客茲葛來至求寂處其求寂洗杓彼客茲葛問言於僧伽中行非時漿不求寂答言行疑已了不見我今洗杓達生眼罵由彼業力受如是報汝見示如曰者昔日曾作茲葛欲造鉢時有一求寂專知僧伽庫藏造鉢茲葛於求寂處借曰我用持物時求寂自言大德且住少時我今政忙少時與曰茲葛乃即生嘆苦言

佛本行經卷第八

第八

請

我若自由非論借曰以持油麻亦持汝身手時求寂便作是念我若報答必更大嘆默然而住知彼茲葛瞋息定已時求寂即詣彼邊自言汝今知我是何等人尊者告曰汝於迦彌波佛教中出家求寂求寂報曰汝出家事所作未辦汝被一切煩惱所縛我得解脫汝出塵言當須說悔罪即消薄彼即說悔遂生曰形身汝所見形猶如鐺者昔與寺家曾作淨人承事茲葛為茲葛煎藥時茲葛瞋然彼淨人因茲生恨便故打鐺破由此業力身如鐺形汝見以繩繫之斃斃者昔為授事外有施物今彼僧伽寒熱受用今時授事夏月衣物迴為冬用迴冬衣物將為熱用由此業故受如斯苦時諸茲葛咸皆有疑以緣自佛具壽僧護曾作何業由何業故得於大富長者家生復得出家證阿羅漢果能作如是大利益事佛告諸茲葛汝等應聽僧護茲葛所作福業乃至自受廣如上說乃往過去迦彌波佛出現世時人壽二萬歲于時

佛本行經卷第八

第八

請

迦攝波佛在忉利天墮處施鹿林中僧護
亦於彼出家身作衆主有五百弟子
四遠男女悉皆歸信時彼衆主乃至
盡承堅持梵行無有缺犯然無所獲
後欲命終便發是言我於迦攝波佛
善法律中而修梵行精勤無怠然無
所獲殊勝果報所有功德願資我等
於當來世釋迦牟尼佛出現世時於
彼法律而得出家淨修梵行斷諸煩
惱而證阿羅漢果是時五百弟子來
詣師所白鄒波駸耶獲勝果不師曰
未得又白師言發何勝願師曰發如
上願弟子俱白若鄒波駸耶證如是
果我等亦隨出家同證阿羅漢果時
有聚落五百餘人來詣師所同前問
答乃至廣說我等亦願證阿羅漢果
汝等若勤生異念昔時衆主者豈
異人乎今僧護是也往昔五百弟子
者即五百仙人是往昔聚落五百人
者今商主等是因昔衆主供養僧伽
由彼業故得於大富長者家生由發
願故復獲阿羅漢果又由往昔廣能調
伏今生還得調伏多人廣度有情而

法華經疏卷第四

法華經疏卷第四

為利益汝等若種白業還得白
報乃至雜業等廣說如上汝等若
應如是學時諸若又復有疑以緣
白佛其化龍若復於何處最初發
心佛言乃往過去此賢劫中人壽二
萬歲時有佛出世號迦攝波乃至廣
說施鹿林中為諸聲聞而說法要汝
等若勤應於蘭若山間樹下空靜處
林草庵廬地龍窟等中端身正念
寂靜而坐應勤精進勿為放逸應如
我教當如是學時諸若聞是語已
如佛所教其或往妙高山所或向無
熱池處或往餘地其中亦有七金山
處或有在於城邑聚落時有一龍生
已未久遂被金翅鳥王捉將至於空
中望見若勤諸根寂靜端坐入定龍
作是念此等若勤甚大安樂不同於
我受如斯苦便生歸仰懇重心作
是念已即便命終婆羅門斯國有婆
羅門具六種法於彼家生乃至長大
便於佛所出家圓具勤修梵行斷諸
煩惱證阿羅漢果乃至帝釋諸天而
為供養即自觀察由何業故復從何

法華經疏卷第四

法華經疏卷第四

沒而生此處獲如斯果遂即觀見從
龍趣沒來生人中復見於大聲聞處
發懇重心又見過去龍時父母在彼
龍宮便作神通至龍宮見舊父母悲
惱帝位問其龍曰何故帝位答言聖
者我生一子未久之間乃被金翅鳥
王捉我兒去不知所在報其母曰我
是愛子於此命終生婆羅門家又於
迦攝波佛所而得出家勤修梵行斷
諸煩惱證阿羅漢果龍母自言聖者
此實難信亦是希有然我愛子為性
甚惡生其善趣由故不得何況獲得
阿羅漢耶又報母曰我實證果不是虛
言龍母告曰若如言者從今已後於日
日中為我受食便即默然而受其請
若勤每日常受上味種種飲食節食已
訖還詣本住然彼若勤有一求寂時
諸若勤問求寂日汝之師主每於何
處喫食而來求寂報言我亦不知若
勤報曰汝之師主每日常食種種飲食
汝何不去答曰我親教師有大威德
而得去食我無威德云何輒去若勤
報曰汝師欲去汝宜默提支伐羅角

法華經疏卷第四

法華經疏卷第四

我寂若曰我提不辭或恐塵地芝葛報日汝師衣繫蘇迷廬山由故不墜況汝身今既被勸已欲至食時即便默至師所在隱屏處而立其師欲昇空去求寂默捉師主衣角亦昇空去時龍宮內安二坐處二湧茶羅師既見已問諸龍曰何故置此二座檀耶時龍報曰應觀背後更有人不師便迴顧見此求寂汝亦來耶若曰介師日善哉至彼坐已諸龍作念是彼師主獲殊勝果有大威德應供天食然彼弟子未獲如是應與八食作是念已時諸龍等依念供養飯食了已于時求寂取師主鉢於此鉢中殘一粒飯求寂取食其飯甘美味無此求寂食已便作是念二人喫食便作兩般心生嗔恚發如是願我於迦攝佛所出家修習梵行將此功德願得龍身有大威德奪取此宮趣諸龍出由作猛利瞋恨不惜軀命發是願已便於兩手滴水下流宮內諸龍悉皆頭痛諸龍自言聖者然此求寂不念善事且應遮止師主告曰此是惡趣汝

此書卷第四

第二

今何故發如是念今時求寂即以他答寂教師曰我念已苦難可却進尋何故難進說足頃已求寂為龍便即擯出諸龍王等自后宮內佛告諸芝葛曰其化龍芝葛者此被擯龍王是時彼龍王因斯發心是為最初佛在室羅筏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有外道詣給孤林見諸芝葛住處床座榻席受用資具及諸飲食彼便作念沙門釋子飲食卧具受用等好雖然法不如我應此出家飲食卧具於此受用若欲聽法應於彼處作是念已即詣芝葛處自言聖者我欲出家彼芝葛眾即與出家及受近園外道常法每於十四日為寒臘施芝葛十五日其外道至十四日便往本外道處為寒臘施至十五日又於芝葛處而為長淨後於異時黑月十四日僧伽長淨今時外道便作是念今既雨慶長淨為向彼處為於此耶復作是念沙門釋子慈心哀愍法則寬泰彼之外道法則嚴

切我若不去必應重罰責於我作是念已便往詣彼時諸芝葛鳴捷推集僧伽大眾集已時秉法人自言僧伽盡集不詣芝葛眾乃共不見彼外道芝葛既不見已便作長淨至於明日彼即歸來諸芝葛問曰汝於昨日何處去耶若曰我向本梵行處去來又言飲食卧具於此受用然所受法於我本處時諸芝葛以緣自佛佛言彼外道執邪情樂彼法耶見不捨然於我教終無利益不能增長法眼應須滅擯遣令歸俗從今已去來出家者芝葛應問汝非外道及心樂邪法不若言爾者應須擯弃若不問者得越法罪爾時具壽鰥鰥離自佛言此尊輒度外道應滅擯者何等外道應須擯弃佛言一者持外道眼二者心樂彼見三者歸著本服經明相出此等三種咸須滅擯緣在室羅筏城有一長者娶妻未久便誕一息資以乳鋪介時長者告其妻曰賢首生此子者雖用我財亦能代我償諸債負作是語已便將貨物詣往外國興易取利便

此書卷第四

第二

沒不還其妻以自身力及託諸親種
種養育年漸長大今時此兒與諸童
子相隨而往至餘長者家時彼長者
有一少女見此童子便以花鬪擲彼
童子時諸童子問曰汝於此女有期會
耶答言有諸童報曰此之長者為性
嚴惡汝莫為斯事損害於汝諸餘童
子乃至日暮守此童子不令非法便
共相隨至於母處私報母曰此小童
兒與某長者少女欲為非法我等勸
諭制止聽為我今歸去於此夜中宜
應遮止母曰汝等既能共相勸諭甚
為善事其母即令童子入房安置又
於房中安觸瓶水及以觸盆母自當
門安牀而卧至夜半後子告母曰與
我開門出外便易母即告曰房中已
安觸盆可應便易須臾之頃其子復
告與我開門母亦不開子遂真怒母
日汝所去處我先已知我今寧可於
此受死終不為汝開門九欲火染心
無惡不作不避惡業遂於此時拔劍
殺母擲屍於地即詣長者家既至彼
已見其少女身形戰慄女曰汝勿生

藏書部出家事卷第四

第十卷

七

怖惟我獨住更無餘人童子念曰我
今應報令知已殺於母告言少女我
已為汝殺母命報女曰汝所生母為
是妳母報言是我所生母其女念曰
此人真怒尚殺親母况我餘人作是
念已報言汝應且待我斬是鼻樓女上
樓訖高聲唱言此中有賊彼人聞已
於水竇中潛身而出到已宅內擲刀
於地高聲唱言賊殺我母賊殺我母
作是唱已便依世法燒塋其母內自
思忖深是惡人造極逆罪情懷戰懼
不自寧心遂向處處祠天隨處告問
修何業行而滅重罪或有說言應當
入火或有說言自墜高巖或有說言
投身溺水或有說言自縊其身各各
說言所作方便皆令自死無有出路
復於後時往逝多林乃見芡芻念誦
經論聲中頌曰
若人作惡業 修善而能滅 彼能照世間
如日出雲翳

藏書部出家事卷第四

第十卷

家願見哀慙時此芡芻便與出家并
授近圓既出家已精熟讀誦於三藏
教悉皆具解辯才無礙善能論答別
有芡芻問彼人曰具壽何因苦行精
勤有何別求彼人答曰我為消重罪
故問言汝作何罪答曰殺母又問是
親生母為當乳母答曰是親生母時
諸芡芻以緣白佛令時世尊告諸芡
芻曰若人殺母便求出家與出家者
當壞我法即須擯棄從今已往於我
法律之中若有人來求出家者當須
問言汝非殺母不若不問者得越法
罪其人被眾擯已便自念曰我今不
可還俗應須遠去邊境而住便往邊
境之處化一長者長者於此芡芻乃
生信敬為造一寺諸方客侶皆來此
寺來者皆為說法多有證阿羅漢果
復於異時身有病患用諸根葉藥
種種藥草療治不老漸漸困篤餘命
無幾告弟子曰當造浴室時諸弟子
依教便造浴室令時師主說伽他曰
積聚皆消散 崇高必墮落 合會終別離
有命咸歸死

藏書部出家事卷第四

第十卷

七

說此頃已便即命殄隨無間地獄然諸弟子證阿羅漢者入定諦觀卽彼默耶當生何處於諸天宮諦觀不見復觀人間及傍生趣并餓鬼中悉皆不見復觀地獄乃見在於無間地獄中今時弟子共作是念我卽波駄耶生存之時持戒多聞以法攝受曾作何業墮於無間又復諦觀乃見殺母之業既被地獄猛火逼身意想將是所造浴室遂卽唱言浴室浴室熾熱猛火極熾於我是時當門獄卒以杵打頭告言薄福罪人此是無間地獄云何言是浴室被打頭時乃發善心卽便命殄生四天王宮凡生天者起三種念我從何來今生何處復緣何業作此念時乃見我從無間地獄生在四天王宮緣作浴室洗浴茹蕪乘斯福力而生此天是時天子復作是念我緣世尊善方便故今我生天不應安住當須詣世尊所以報此恩既至佛所聽聞妙法便證初果得見諦已歸還天宮時彼上首弟子是阿羅漢衆欲食時於上座處坐其小弟子

毗奈耶經卷第四

第二十二 經

爲僧行水是時上坐鉢中受水指頭觸水覺水極冷便作是念我今於此飲斯冷水耶波駄耶在地獄之中飲鐵銅汁便觀地獄遍皆不見復觀人間傍生鬼趣皆悉不見卽觀天上乃見生在四天王宮復於佛所而證初果見已微笑語言是佛是法是僧大淨妙事不可思議此極重業墮於地獄有勝功能得生天上彼行水者自尊者曰耶波駄耶得爲上坐歡喜笑耶告曰具壽汝今所問非正是時若僧伽集時可問斯事當爲汝說後於異時慈尊僧伽集其小同學衆中問曰大德前見何事歡喜爲笑耶波爲見耶波駄耶得爲上座故歡喜笑耶于時衆首對於僧伽廣如上說時諸弟子皆大歡喜咸稱佛法僧寶是大勝利我耶波駄耶造斯罪業而得生天殺父隼斯犯逆廣說如前

毗奈耶經卷第四

第二十二 經

欽宣今日於我國界住者不應賊盜若犯盜者當科死罪被盜之人我自出物以酬其直今時世尊復說少年經調伏王已其王又擊鼓宣令告言於我國境不得賊盜若犯者當科死罪被盜物家我以庫藏物選其時摩揭陀國有賊來向憍薩羅國兩國界中商人來去皆被劫物時摩揭陀國商人共往憍薩羅國各相謂曰此兩界中多有劫賊又多索稅直于時商人多並却迴少分前去至於中路群賊覓出速疾劫奪其商人等或有被殺或有捨財而走於商人內有阿羅漢見此車已諦思惟項不覺被賊斷其命根商人散走而得免者以泥塗身號啼叫聲往勝光王所合掌白王我等於王國界與易今被賊劫時王問曰在何方所自言於某方所其王命大將名毗樓盧澤迦樓賴叱令速往被捉賊將來大臣依命將四種兵往捉時諸賊等在叢林中無畏而住不著衣甲正分所得財物毗樓盧澤迦樓賴叱令其四兵圍賊四面一時擊

毗奈耶經卷第四

第二十二 經

鼓吹螺其賊驚怕奔物而走或有被殺或有捉獲時大將軍得所劫之物并獲賊等同詣王所白大王曰此等是賊并物今已捉獲王告賊曰我先擊鼓宣令於我國中不得行盜若有犯者當害其命被劫之家我庫藏中出物酬直賊白王曰我亦聞王擊鼓宣令為貪財物違命去盜王曰汝等劫人何故害命自言為欲令前人恐怕故王告汝等令他恐怕我今與汝未曾見車遣汝恐怕王勅大臣將此賊殺斷其臣領賊於四衢道告衆人曰此是劫賊欲將殺去將行之時一賊逃走得脫往逝多林至一茈萸所自言聖者我欲出家時彼茈萸即與出家及以近園諸餘賊等並被王殺後於異時諸茈萸等往屍林處賊出家者亦來林間見王殺賊眼中淚出餘茈萸見各相謂曰此初出家茈萸極有信心見斯死者眼中流淚見茈萸讚便即放聲號咷大哭茈萸問曰何故高聲大哭答曰此是我父此是我兄及以弟等又問此之賊等曾殺羅

佛在室羅筏城逝多林給孤獨園佛

時諸茈萸以

漢汝豈殺耶答曰曾殺時諸茈萸以緣白佛佛言若殺阿羅漢者是斷福田犯逆亦壞我法應須滅殞駢令歸俗汝等茈萸若有人來求出家者茈萸應問汝不殺阿羅漢不若不問者得越法罪具壽鄒波離白佛言若復有人先曾出家破壞僧伽於後更來求出家者應與出家不佛言不應佛告鄒波離從今已去若有人來欲出家者茈萸應問汝曾破僧伽不若不應度若不問者得越法罪又白佛言若復有人於佛世尊起惡逆心出佛身血其人志求於佛法僧心樂出家修持梵行者有如是者應與度不佛言不應若有人來求出家者茈萸應問汝非惡心出佛身血不若非應度若不問者得越法罪又白佛言若復有人先曾出家於四波羅市迦法中隨犯其一便即歸俗復於善法心樂出家應度以不佛言不應若有人來求出家者茈萸應問汝曾犯四重不若不問者得越法罪

佛在室羅筏城逝多林給孤獨園佛

時諸茈萸以

告諸茈萸若有茈萸作不見舉因歸俗還來出家及受近園受近園已還造諸罪不肯發露我不見罪若如是者僧伽應與滅殞佛言若近園已茈萸不懺不捨惡見衆作舉已便即歸俗來求出家不捨本見當須滅殞佛在室羅筏城逝多林給孤獨園六衆茈萸所度弟子未知六衆性行依止而住知惡性已皆悉捨之餘衆依止所作事業三時請問于時六衆茈萸共相謂曰此諸黑鉢生奪我等所度弟子若更度者應度如是色類後於異時鄒波離難陀乃見一人無手告日賢首汝今何故而不出家答曰誰能度我無手之人鄒波離難陀言世尊教法慈悲寬恕我當度之及受近園經三五日所是威儀取食等事皆悉教訖即便報曰汝可不聞鹿不養鹿室羅伐城甚大寬廣汝應往彼乞食自供弟子報曰我今如是云何乞食鄒波離難陀告言具壽我當教汝汝便即為著所有三衣皆與繩繫以鉢袋盛

佛在室羅筏城逝多林給孤獨園佛

時諸茈萸以

繫於左臂錫杖繫於右臂即入室羅
伐城時有一女挺臂唱言誰作如是
非法毒害哉此茲葛藤手茲菊告言
姊妹我在俗時被他截手非出家後
報言誰度茲葛藤報曰我郎波默耶郎
波難陀郎波斯迦日除彼六衆惡行
無耻誰能度此如是之人時諸茲葛
以緣白佛佛言諸茲葛所有過失斯
由度此不完具者何等名為不完具
者所謂無手無指無足無肩無脣及
以諸根不具皆悉不應若度此類得
越法罪若被截者若身不離自大老
大少佛言並不應度一切穢汚僧伽
卧具咸不應與又跋足緣眼及以無
目曲臂侏儒項有瘻者瘰癧水病如
是等類皆不應度若度者得越法罪
又姪欲過度被女所傷因重所傷涉
路而損大小便病不能禁制如斯等
類亦不應度若度者得越法罪又自
佛言有癰赤瘡癩瘻瘰癧濕癬瘦病
患嗽上氣樵渴瘰癧狂疥癬痔病
等佛言不應度若度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卷第四

第二十七條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卷第四

丁未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抄雕造

西元一千九百零四年

第二十七條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安居事一卷 終

大唐三藏藏洋奉 制譯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介
時世尊與諸苾芻於此住夏三月雨
安居時有衆多苾芻於其夏中遂向
餘處人間遊行不善護身傷殺虫蟻
時諸外道咸起譏嫌作如是語此沙
門釋子無有慈悲夏中遊行殺諸虫
類不異俗流然諸翁毘於四月中尚
居巢穴不遠出外然此末兀頭沙門不
作安居不知收攝安在一處既無軌
式誰復於斯以衣食施時諸苾芻以
緣白佛佛言我緣此事今制苾芻作
安居法於三月中住在一處時諸苾
芻聞此語已不知去何作安居法佛
言先於五月十五日可於住處灑掃
清淨牛糞塗地所有卧具聚在一處
乃至洗足盆衆既集已應老一苾芻
為掌卧具人若有五法者即不應老
去何為五謂有愛患怖癡不知卧具
分與不分翻前五法是即應老應如
是耄數坐席鳴捷椎言白衆集先問